

第三十九章 老範與小範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麵目姣好的柳氏，一向刻意在範府中蘊著那份含而不露的貴氣，但今日她再顧不得容顏氣質之類，麵色蒼白，悴憊不堪，抱著老爺的雙腿，嘶聲哭泣道：“老爺，您倒是說說話呀...轍兒年紀還小，可禁不住這麼毒打的。”

範尚書看著身前的女子，忍不住歎了一口氣。柳氏在範建的元配死之後，就跟了他。當年範建雖已受封司南伯，但聖眷在暗處，依然不顯山露水，對方身為國公的孫女，卻嫁給他這個範族旁枝作小，不知道驚煞了多少京都人，婚後柳氏對他小意伺候著，體帖關懷著，硬生生將他從流晶河上拉了回來。

所以不論從哪個方麵講，他對於柳氏都是有一份情，有一份歉疚的，更何況這時候在那間書房裏挨打的...也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範尚書年紀也不小了，哪裏會不心疼？但不管他心裏是如何在想，他的麵部表情卻保持的極好，搖頭訓斥道：“玉不琢不成器，子不教父之過，慈母多敗兒...”

便在此時，遠處書房裏又傳來了一聲慘呼，隱約聽的清楚是範思轍在痛的喊媽。

範建的眉頭稍一挑動，心頭微微抽搐，本來就已經有些顛三倒四的勸誡之語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柳氏見老爺一直沉默，帶著淚水的眼中堅毅之色流露了出來，將微亂的裙擺一整，便準備反身離開書房。

“回來！”範建低聲斥道：“範閑做大哥的，教訓思轍理所應當，你這時候跑了過去。讓那孩子怎麼想？”

“孩子怎麼想？”柳氏淒苦地回過身來，雙眼淚汪汪的，“老爺，您就想著範閑怎麼想。卻不想我怎麼想？我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心肝兒，難道您忍心看著他被活活打死？”

她一咬下唇，嘶聲哭道：“不錯，我當年是做過錯事，可是他從澹州來後，我處處忍讓，小意謹慎，生怕他不快活，依您的意思，我四處打點著京中貴戚。就怕拖了大老爺地後腿，怎麼說他如今在京中的地位也有我的一分力，當然。我這個做母親的，做這些事情理所當然，也不會去他麵前邀功...可...可如今這是怎麼了？他怎麼就忍心下這麼重地手？...如果他是記著當年的事情...大不了我把這條命還給他好了！別動我的兒！我的兒啊...”

範建看著柳氏抽抽泣泣的模樣，一股火氣升上胸膛，斥道：“這是什麼模樣？範閑是個什麼樣的人。你還不清楚？他既然將那件事情丟開了，就不會再重新揀起來，他雖然年輕。但是是有心胸的...思轍這件事情本來就做的太過，如果不給些教訓，將來真把整個家門拖著陪了葬，難道你才甘心？”

柳氏本就不是位普通婦人，今日知道抱月樓被抄的事情，不過一轉念便知道了這背後有著範家大少與二皇子之間的角力影子，舉手拈袖蘸了眼角淚痕，哭著說道：“本就不是什麼大事，隻不過把柄被二殿下抓著了。範閑這才麼生氣。”

這婦人與他兒子，對於範閑動怒地判斷倒是極為一致。

範建將臉一沉，說道：“不是大事？剛才後宅書房送過來的東西你又不是沒有看到，思轍年紀小小...居然如此膽大心狠，雖然不是他自己動手，但是與他自己動手又有什麼分別？難道非要你那成器兒子親手殺人，才算大事？”

柳氏忍不住為兒子開解道：“京中這種事情少了嗎？誰家誰戶沒出些子事...”

沒等她說完，範建已經是攔住了她的話，冷冷說道：“這件事情不要繼續說了。”

柳氏很聽話地住了嘴，但是眼角的淚痕蘸去了，睛眶裏的淚花還在泛著，遠處那間書房裏的呼痛慘嚎之聲漸漸低了下來，反而讓她這個做母親的更感害怕驚恐，轍兒是厥了過去還是怎麼了？

範建看著她地模樣，忍不住又歎了一口氣，再聯想到自己昨夜與範閑商定的事情，心頭微微一點。

其實這幾個月裏範思轍在京中整的生意，他不是一點風聲沒有收到，隻是不怎麼在意，總覺得小孩子家家地，能整出多大動靜來？渾沒料到，連自己這個做父親的，似乎也低估了範思轍的能力與手段。

“讓範閑管吧。”範建和聲安慰柳氏道：“你應該明白這個道理，他越不避嫌的狠狠管，就說明他是真將思轍當做自己的骨肉兄弟，範閑那孩子就算對著敵人都能微微笑，之所以今日如此強橫，還不是因為他慣常疼著思轍，如果不是親近的人，他一刀殺也就殺了，怎麼會動這麼大的怒？...想明白了這個道理，你就應該安心了。說句老實話，咱們這家，將來究竟能倚靠誰，你也是清楚的。”

柳氏當然明白這個道理，範府如今聲勢太盛，已成騎虎，隻能上不能下。而範建畢竟年歲大了，不說離開這個世界，但也總有告老辭官的那一天，往日後不論是她還是思轍，究竟有何造化，這整座府第能不能保一世平安，還不就是看府中大少爺能在這個國家裏折騰成什麼模樣。

但打在兒身，痛在母心，無論如何，柳氏對於今日地範閑，總會生出些許怨恨之意。

範建搖了搖頭，示意她跟著自己出了書房，往後宅圓子旁邊的那間書房走去。

柳氏大喜，急忙跟在了後麵，連身後幾個拿著熱毛巾的大丫環也顧不得管教，擺著手讓她們退下。

七拐八拐，下人們眼睜睜看著老爺夫人難得在府中走的如此之快，不免略感詫異，但聯想到先前後宅子裏傳來的“殺豬聲”，頓時恍然大悟。心中又開始不安起來，心想大少爺如此痛打二少爺，這老爺夫人趕了過去，怕不是要鬧將起來吧？範府這幾年一直順風順水。連帶著家風都極為嚴肅認真活潑，下人們極有歸屬感，實在是很不願意宅子裏會發生什麼事兒。

柳氏邁著碎步，一臉惶急地往圓子裏走，恨不得插雙翅膀飛過去，但是看著自家老爺一如平常般冷靜寬厚的後背，總是不敢搶先。

將將到了前宅與後宅交通地圓門口，便聽著圓內又是一聲慘嚎響了起來，無數的板子落在皮肉之上的聲音，劈劈啪啪的響著。聲聲驚心！

柳氏此時心神早亂，驟聞此聲，也根本沒聽明白是不是自己寶貝兒子在嚎。胸口一股悲鬱氣往上堵著，竟是哀鳴一聲，昏了過去！

幸虧身後地大丫環們沒敢因為她的斥退而離開，很守規矩地跟在後麵，這才扶住了顫顫欲倒的夫人。

三間書房裏最安靜的那間。在臨著假山旁的僻靜處，是範閑在家中辦理院務的地點，一向嚴禁下人靠近。此時書房裏卻有三個人坐在裏麵。坐在書案後的。竟赫然是那位剛剛赴四處上任的小言大人，言冰雲，而坐在他下手的，是範閑的門生史闡立與一處主簿沐鐵。

除卻在圓子裏麵監刑地藤子京和鄧子越，這三個人便是範閑的心腹了，而言冰雲的地位自然是最特殊地那位，他與範閑有上下之分，又有淡淡朋友之誼，此時皺眉聽著圓子裏劈劈啪啪的板子聲。忍不住搖了搖頭說道：“該送到京都府去辦的事，怎麼就放在家裏行了家法？與慶律不合，與慶律不合。”

三人之中，隻有他才敢對範閑的決定表示置疑。史闡立笑了笑，對這位小言大人解釋道：“這事兒暫時還不能鬧大，真送到京都府去了，查出二少爺和宮裏那位...大家就沒有轉還的餘地，提司大人也隻好和二皇子撕破臉皮打一仗，但不論打贏打輸，範家二少爺總是沒有好果子吃地，依京都府能抓著的證據，不說判他個斬監候，至少也要流到南方三千裏。”

沐鐵有些尷尬地笑了笑，不敢應話，畢竟抱月樓的事情，是他暗中點醒範提司，等於說範家二少如今地下場是他一手造成，雖然範提司對於自己的表現十分滿意，但誰知道範家大多數人是怎麼想的呢？

言冰雲又搖了搖頭，明顯對於範閑用家法替代國法的手段不讚同，但也知道目前隻能這麼做，忍不住微微譏諷說道：“咱們這位提司大人...真真是水晶心肝兒的人物，家法狠狠打上一通，日後就算抱月樓的案子發了，他在宮裏，對著陛下也有了說辭...至少二殿下想窮究範府禦下不嚴，縱弟行凶的罪名，那是沒可能了。”

史闡立聞言一愣，心知肚明範閑將這頓板子打的闔府皆知，目的就是為了傳出去，事先堵一堵那些言官們地嘴，隻是...範思轍犯的是刑案，這麼解決，肯定是不行的。

言冰雲笑著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他在擔心什麼，說道：“你就不要瞎擔心，你那位門師早有安排。”史闡立心想，這件事情和四處沒什麼關係，大人喊你來，一定就是有什麼安排，隻是也不方便繼續去問。

沐鐵走到窗子旁邊，隔著假山遠遠看著圓子裏的板起臀顫，肉開血濺，哀嚎連連，縱使他是監察院的官員，也不免有些心懾於範閑的心硬手狠，看著那些在板子之下痛苦萬分的範柳兩家子弟，忍不住輕輕摸了摸自己的屁股...

史闡立又開始在書案上忙碌地抄寫著一些馬上要用的文書。

...

柳氏醒了過來，正準備去找範閑拚命，一揉眼睛，才發現圓子裏正在打的都是自家的那些紈袴親戚，雖然那板子下的極狠，血花濺的極高，小子們叫痛的聲音極慘，但隻要不是自己的親生崽兒吃苦，柳氏是一點意見也沒有，重新回複了範氏夫人的高貴與端莊，冷冷地看了場間一眼。

在婦人的心裏，自己的兒子範思轍小打小鬧是會的，但在京都搞了這麼些人神共憤的事情，斷然是受了些邪魔外道的引誘，場間這些娘家的子侄，範氏的族人，自然就是罪魁禍首，她越看越是生氣，聽也不聽娘家的親戚向她求救的呼喊，將牙一咬，對藤子京那幹家中護法喝道：“大少爺讓你們打，就給我使勁兒些，不治好這些小兔崽子，怎麼出得了這口惡氣！”

說話間，夫婦二人進了書房，一看見房角處趴在長凳上，下身**著的範思轍，柳氏頓時亂了方寸，撲了上去，心疼地看著兒子背後臀上的道道血痕，忍不住低聲哭了出來，手指小心翼翼地撫過那一道道腫成青紅不堪模樣的棍痕：“我的兒啊...”

一隻手伸了過來，上麵拿著一張手帕，為她拭去麵上淚痕。

柳氏一看，竟是範閑...她咬著牙，沒有露出怨恨的神色，卻依然止不住有些幽怨。

範閑已經回複了冷靜，一通毒打之後，氣出的差不多了，安慰說道：“沒事兒，您讓一讓，我給弟弟上藥。”

柳氏萬分不舍地退到一邊，看著範閑將藥抹到範思轍的身上，這時候，範思轍已經被整治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奄奄一息，時刻可能昏厥過去。

範建往旁邊一看，自己的兒媳婦兒和女兒都在角落裏老老實實地站著，婉兒的眼裏滿是驚恐的痕跡，想來先前這頓打確實駭人，而若若的眼中卻帶著淚痕，不是心痛弟弟體膚之苦，而是悲於弟弟不成材。他搖了搖頭，咳了一聲，先將眾人的目光吸引了過來，才和聲對範閑問道：“安排的怎麼樣了？”

“依您的意思，思轍今天晚上就走。”範閑恭敬說道：“已經安排好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